

讀者來函

去年今日此園中

邱志郁（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研究員）

「座落首都外環高地前緣，扼縱橫河谷通衢鎖鑰。足資抵擋一〇五無後座力砲轟擊的防禦陣地，護牆正面留有機槍射口，管制哨所正前方是連級部隊的集合場…」讀到這裡，像是參訪某軍事基地的記錄，實際上竟是本院正門的寫照。唯一不搭調的，便是去年陳宗憲博士申冤無效，那棵盤據在機車停放場中央，魂消骨立默望家園的饅頭樹。

我每天經過這個地點，總會留意這塊以鋼筋水泥鋪面營造的空地，究竟停放了幾部機車？平整而寬闊的空間，在未轉關為汽車停車場之前，儼然成為機車騎士在紅燈時由研究院路右轉 61 巷（正門面向汐止的馬路）的最佳捷徑。如今肅穆而冷酷的手筆，竟也悄然揮灑到院區內最具氣質的文史重鎮。傅斯年圖書館前綠意盎然的景致，曾幾何時業已化為水泥平台。

水泥平台，可有盡收小園清景，頓悟明月如霜、好風如水的靈性？

圖書大樓，是否深鎖日暮鄉關，倘佯白雲千載、芳草萋萋的悠情？

故園神遊，多情應笑。真正整建的理由，竟只是為清理出兩排停車空間！

若存續此種將院區當停車場的習慣，縱令盡毀綠地，亦無法滿足停車的需求。更令人憂心的還在於院區內競相鋪設於草地的木質棧道。多雨的南港地區，單就易於腐朽、非永續利用的觀點，戶外木質鋪面便不應被推廣。日後苔蘚藻類著生的木板溼滑無比，更衍生公共安全之疑慮。

原本院內的舊宿舍區，連結水田和蔡元培館的小山丘，是全院最大最佳的綠帶。烏雀松鼠追逐奔竄於樹梢枝椏，夜蟲怒蛙競相和鳴於草叢水窪。新建的基因體中心大樓前庭，勉強保存下來幾棵的南洋杉和白千層，卻非台灣原生樹種。徒有挺拔的主幹，既無綠蔭效果，也無法提供本土的動物棲息覓食，無助於鳥鳴蟲飛的自然野趣。院區僅存的綠帶不斷地破碎化和人工化，或是象徵性地移植幾棵外來樹種點綴，逐漸將院區的自然景觀逼向索然無趣。漠視樹木生理和土壤生態，被水泥框槽化的行道樹不過是大型盆栽，只能一再仰仗移植填補遺憾。花團錦簇，樹木扶疏，並不意味已成功綠化。真正的關鍵在於是否透過慎選樹種、妥善佈局彰顯本土特色，藉由適度修剪、搭配灌叢和耐陰植物形成多層次的景觀，構築生趣昂然的生態環境並兼顧美感。未必需要達到黃昏時刻鳥雀蔽空，成群鼓譟的熱鬧場景；至少不是偶有一兩隻孤鳥突入院區，便形成大驚小叫的目光焦點。令人嘆惋地，正如充斥於台灣各機構的速食文化，最典型的綠化方式就是花費巨資委託業者移植奇花異木。表象的環保綠化政策，竟在執行的根本環節遭到荼毒反噬，任憑外來樹種摧殘掠奪本土樹種的生存空間。除了上述的南洋杉和白千層，行政大樓前的大王椰子、化學所和物理所間成排的馬拉巴栗、歐美所臨四分溪畔的印度橡膠樹，院區主要的大樹泰半是舶來品。

移植大樹不足為法式，基因體中心大樓前庭新植成排的外來種溫帶針葉樹小苗，同樣令人失望。不但無助於建構本土特色的景觀，也埋下日後的危機。造景樹木生長緩慢，倘若成蔭，日後在庭園中的生機存續，影響心理觀瞻甚巨，栽植前即應謹慎規劃。引進外來樹種，通常僅能利用少數個體繁殖（甚至是無性繁殖），遺傳多樣性偏低，一旦爆發病蟲害將束手無策。尤其是外來種生物跳脫原本生態系中環環相扣的制衡機能，對於本地的生態系可能構成長遠的威脅。近年來本地森林有兩大危害的例子，其一是松材線蟲盡毀松樹林造林的成果，再則為小花蔓澤蘭全面肆虐山林。在無任何天敵的狀況下，松材線蟲伴隨松斑天牛席捲全台，城鄉公園山林野地的琉球松無一倖免，高山峻嶺上的二葉松亦岌岌可危。當年熱心引進外來樹種者，可曾料得數十年後引爆此場殲滅性的浩劫？相對於松材線蟲專挑松樹下手，藏於松樹體內吮盡汁液精髓；小花蔓澤蘭則是無選擇性地糾纏、扼殺大小樹木軀

體形骸。小花蔓澤蘭當初是由園藝業者引進，作為花飾材料，如今已流竄至台灣各處山林，形同本地中低海拔森林的凶神惡煞。小花蔓澤蘭的蔓藤攀附林木主幹迅速竄升、纏繞至枝葉末梢，終就以繁茂的葉片遮蔽陽光，斷送林木生機。區區小蟲小草，何足以蹂躪森林鑄成大患？前者出自於過度迷信人為干預，遍植不恰切的樹種，坐大日後害蟲滋生的溫床。後者是被虛華柔弱的外觀所蒙蔽，冒然引進卻輕忽藤生蔓引的破壞性。

1997 年我到日本九州的熊本大學參加國際放射化學研討會。熊本大學在日本雖算不上是頂尖學府，卻也有百年以上的歷史。校園中最讓我震撼的，並非是保存創校百餘年原貌的磚瓦房舍和廣場，而是成排直徑達三十公分的桂花樹。若非空氣中飄散彷彿故鄉的親切氣息，我不敢相信桂花竟能長成狀似喬木的樹幹，卻兼有日式庭園所流露的和諧雅緻。這是經過幾代園丁修剪呵護的成就？平整典雅的枝葉下藏匿不住的軒昂窈窕，在無言中施展貫穿百年時空的勁道；纖細金黃的花蕾中綻放不絕的吐麝幽香，喚醒沈睡在我心靈深處的縹緲。未曾刻意標示的行道樹，流露多少校園文化的蘊涵：對生命的尊重、對傳統的堅持、對歷史傳承的包容氣度、對未來發展的虔誠許諾。囿於校園周圍的都市化和校園內部系所擴充，熊本大學同樣也面臨校舍研究空間不足的問題。在校園更新的过程中，卻能把握重點，百年來以尊貴而自信的面容迎接過往學子嘉賓。

坐見中研院院區固有特色的迅速凋零，除了櫛比鱗次，狀似肥皂盒、橘子箱、肉雞籠，不斷翻新的建築，有何足以傲人的人文景觀？

改建後原味盡失的三合院、已成廢墟的檜木風乾室、即將消逝的台史所黃樓。試問中研院還遺留有多少傳承資產？

激昂澎湃的台灣，奔騰飛躍的中研院。汲汲營營於非凡卓越和舒適便利，可曾忘卻我們的天賦特質，那股感發生命喜悅的源泉？

須臾杳然，幾許驚艷。絲絲的無奈和哀怨，恰似悵望千秋、淚掬異代的愛戀。



圖一：去年今日此園中，木屋扶蘇相映虹。
請參見本院第 11 期、41 期週報。



圖二：異時對，黃樓夜景，為誰浩歎？這棟見證中研院南港院區早期發展史的建物，歷經動植物所、文哲所、台史所、生物多樣中心（借用部份）數度更迭，今年間將被全面拆除改建。東坡大仙天上知，豈能不為這重現他千古大夢的黃樓動容？